

眼前笑得如此燦爛的允心，猶如全身散發着金光！那是偉大、那是慈祥、那是值得敬佩的！但看着她這笑容，我沒有因而被感染，反而內心隱隱約約有種慚愧之感，湧上心頭。那個笑容仿佛是在嘲笑我，我不自覺的低下了頭。

我是一位護士，責任當然是照顧病人。一直以來，我總以為自己已盡了責任，可如今我才知曉，其實並不是。

就在前幾天，醫院管理層傳來消息，本港出現新冠肺炎患者，正送往我們的醫院。消息剛落，整個醫院猶如進入了作戰狀態，四周瀰漫着緊張的氣息。我聽到消息後，暗暗壓着心中的緊張：「病毒終於傳到本港了。」心中隱約傳來一把擔憂的聲音：「我會不會受感染？」我努力忽視那份擔憂。那一天，整所醫院鴉雀無聲，大伙兒連吸氣也小心翼翼。

第二天早上，院長召開大會。

「受感染病人現已到達本院，我們需要時刻保持警惕，不可鬆懈……」院長提醒着我們。「注意！我們現在需要一位護士親身照顧病人，你們需要……」聽到這句話，我緊張得都抖動了一下，院長後面說的話我再也聽不進耳了。

「親身照顧！不可能！我絕不可能去做，那實在太危險了！要是我被傳染了怎麼辦！」我微微搖着頭。

「有誰願意出任？」當刻全場一片寂靜。

「我願意！」突然一把堅定的聲音突圍而出，回頭一看，竟是允心！她直視院長，眼神堅定。我不禁瞪大雙眼，心想：她怎敢冒着生命危險參與這次任務呢？這也不會加薪，也不會升職，我很是疑惑。

就這樣，允心被安排照顧那位患者。下午，我特意走到隔離病房，透過透明玻璃，看到允心穿着厚厚的防護服，戴着最高級別的口罩，雙手忙個不停。我不禁為她嘆息，為何她那麼傻？同時暗自竊喜：看來我做對了，否則在病房裏忙個不停的便是我，還有可能被傳染呢。

我回到工作的崗位，腦海仍不斷浮現允心的樣子，仍想不出為何她選擇照顧那病人。那時的我，早已忘記身為護士應該有的責任。

為了解開心中的疑惑，我翌日再次走到隔離病房。允心的臉上已留着口罩的痕跡，手中仍忙個不停。但有一幕深深震撼着我的心靈：允心的眼角微微向下彎曲，眼睛眯成一條綫，貌似口罩下是燦爛的微笑。我把視線轉移到那病人身上，病人臉色好了很多，有了血色，他對着允心微微地笑，那種笑猶如暖陽，溫暖着人心。

一陣羞愧湧上心頭，我想轉身離開，但那脚步一步比一步沉重難移。我好像明白了甚麼，但又不是太清晰。過後的幾天，我一直沉思着，漸漸理解允心的用意，「或許她看重的是生命，是珍貴的生命。」

今天，允心終於可以離開隔離房，醫生護士紛紛到病房迎接她。當她剛走出病房，醫護們紛紛拍掌，以示對允心的讚賞。其中一個護士問她當初為何作出這個決定。她拉下口罩，雖然她面露疲態，臉上是一條一條由口罩織成的網，但仍不能遮掩她如陽光般的笑容，她說：「我一開始只想照顧病人是我們的責任，我覺得這是應該的。我固然害怕受傳染，但也需要盡責，自己的私利在病人與生命之前算不了甚麼，我們應該大局為重，這才能發揮我們微弱的力量，拯救生命！」

聽完她這番話，我實在慚愧。照顧病人本是護士該有的責任，可我好像忘記了；本以為自己一直盡責，原來在私利面前，我已忘記一個護士最基本的責任。我失責了。

「人人都不敢站出來，那病人怎麼辦？醫院怎麼辦？社會怎麼辦？我願意第一個站出來，一方面為病人，一方面也想盡自己微薄之力鼓勵大家，一起努力，以病人為重！以大局為重！」此番話猶如是千把刀，刀刀都落在我的過錯中。身為護士，我不但沒有以病人為重，還以為自己選對了，我實在太自私了！

聽完這番話，我才真正體會護士的責任，我才真正明白以大局為重的意思！病人將生命交到我們的手中，如果我們只以自己為先，豈不是辜負他們對醫護人員的信任？

看着允心的笑容，我慚愧不堪，但更多的是對她的敬佩。她那笑容猶如暖陽直照我心，仿佛告訴我：「不要忘記護士的責任，要以大局為重。」我低下了頭，決定加入抗疫工作，以大局為重。

自此之後，我終於學會了以大局為重。